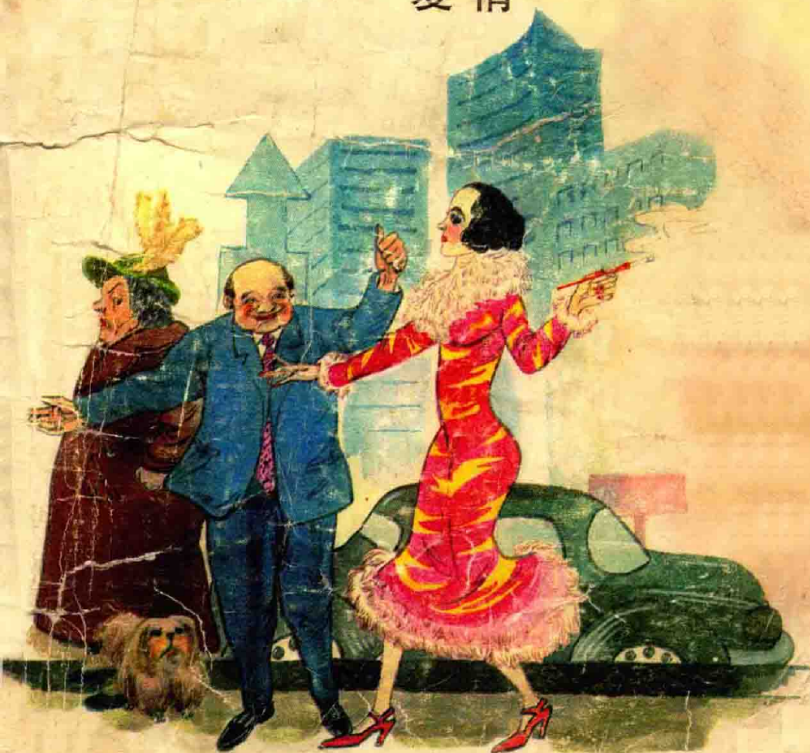


故事园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爱情



《故事园》丛书

爱情·幽默故事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本社已委托陕西版权代理公司转付稿酬，凡本书原作者请向该公司发函领取稿酬。公司地址：西安市北大街131号 邮编：710003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石川河

封面设计：鲁直

故事圈丛书

支建伟 编

出版：青海人民出版社（西宁市同仁路10号）
发行：邮政编码：810001 电话 6143426

印刷：青海西宁印刷厂

经销：新华书店

开本：787×1092毫米 1/32

印张：4.5

字数：10万

版次：1997年9月第1版 1997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,000

书号：ISBN 7-225-01382-3/I·289

定价：4.5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（书中如有缺页、错页及倒装请与工厂联系）

目 录

武大郎点秋香	(1)
万物有情	(11)
奇 缘	(20)
先加后减	(29)
贼为煤	(31)
“偷”来的爱情	(40)
情系红穗穗	(47)
情 变	(65)
三封求爱信	(72)
戏外戏	(78)
爱无定局	(84)
爱情的魔力	(96)
爱情过客	(102)
孽债奇缘	(125)

武大郎点秋香

郑庭悦



话说武大郎从卖烧饼到卖快餐盒，做了一千多年饮食买卖，今天才当真发了，银行存款突破六位数。他住的是高楼大厦，吃的是山珍海味，出入坐的是“奔驰”小车；还聘上鼓上蚤时迁为助理，生意如芝麻开

花——节节高。加上最近他又读了“电大”，领了毕业文凭。

春风得意的武大郎，这会他从快活林酒店走到街上，先到新华书店买了册有关采用兵法经商的书，然后到“迷你娇”发型屋理了个水波浪发式，又到成衣街买了套百分之百的乔士衬衫，打扮一新，才大摇大摆赶回豪华别墅去。今天，武大郎要相亲。

自从潘金莲被西门庆“混”去以后，武大郎孤独了一千多年。时下他发了，腰缠数十万贯，心里快活，嘴里便男腔女调地哼几句汪明荃的名曲《万水千山总是情》。

他回到别墅门外，他的助理时迁守候在那里，又比手又挤眉地叫他朝屋里看去。

武大郎朝屋里一窥视，啊！世界奇迹！怎么一下子排长龙似的来了十多位花里花俏的女人？！看来这征婚广告没白花钱！

他耍了个鬼脸，附耳对助理说：“我的妈呀，一屋花姑娘，这回你叫我选哪一位才好？”

时迁“咯”一声笑声：“武大哥，今非昔比，有钱能使鬼推磨，富在深山有人寻。再多送上门来的女子，选择权仍在男人一边嘛，怕啥？！”

人未进屋，有好几种现代香水味儿散发出来，沁入肺腑，武大用手揉揉鼻子：“哎哟！好香！同是我武大，为什么过去连结发妻潘金莲也嫌我“三寸钉”，骂我“窝囊废”？她弃我而去，骨子里嫌我家穷……武大又思忖道：是呀，年代不同，不是越穷越光荣了。有了钱，人便有脸面，我也会变成另一个人。每回看见这些花枝招展的姑奶奶们，我也真有些心猿意马，心里也痒痒地发誓：我武大总有一天，在你们当中选一位白雪公主为妻……

“哈哈……”武大这时飘飘然，忍俊不禁便扑哧笑起来，“我武大也当真有今天。”

打扮一新的武大，人虽是矮小些，但刚进入家门，就被守候在那里的媒人和姑娘们看成是英俊潇洒，风度翩翩。客人们一下子骚动起来，她们颇有心计表现自己，一个个脉脉含情，娇俏艳丽。她们都用眼色示

意自己是最纯情的又是最先到达武家府第的，理所当然接受武大郎“相”一回。

“我俩来在先头，”一位穿着老式阔袖布衣的婆婆傍近武大，用大葵扇戳了一下主人的肩膀，笑道，“我说武大郎，我要给你介绍的对象，可是一位百里挑一的古典女郎，她就是《今古奇观》里面出名俊美的杜十娘。”

“我俩是从俄罗斯来的，先相我带来的这位莫斯科第一美人娜塔丽吧！”

“你看，我家姑娘多娇艳，她可是古今中外闻名的大美人，只要她回头对你一笑，铁石心肠的男人也会魂不守舍。她叫秋香。我王婆决意把她介绍给武大哥你，好将功补过。”

一下子，女人们七嘴八舌地都把武大郎包围起来。

“不不！”近世纪武大在官场厮混过，他学得摆架子那一套来，今天才派上用场，“你看，你们这么一大班女人，我就是一个个都相亲，能记得谁是张三李四王麻子嘛！依我看，我得准备个笔记本，做个相亲备忘录才好办。好吧！你们等着佳音，你们之中，终有一位小姐会被我选中，共同享受我偌大数目的存款和财产。好好，别焦急嘛，大家先让开一步，先让我把笔记本和钢笔拿来再说。失陪了！姑娘们，请坐下嗑瓜子吧！我一会就来。”

武大说完，冲出女人的包围，他大声命令助理时迁说：“喂！你先把我买回的糖饼、瓜子摆出来招呼客人吧！饭桶！白拿月薪六百块！”

时迁笑道：“小人知道。”

武大取出文房四宝，当即在中厅摆开一张八仙桌，他翘起二郎腿，坐在藤椅上，铺开纸笔，笑道：“按着顺序排好队，来吧！你们谁来第一？”

所有的女人面面相觑，古今中外从来没有这样的相亲场面和风俗。有几伙准备离开，但见到别人都赖着不走，也只好扮着从容的微笑退回中厅，心甘情愿地排队让武大挑选。

这是历史空前的一次竞选新娘活动。

这时，从大门外又涌进来几伙新到的媒婆与女子，嘻嘻哈哈好不热闹。

在这些美人中，瓜子脸的，鹅蛋脸的，苹果脸的有之；丹凤眼的，杏眼的，宝石眼的有之；高矮肥瘦，各怀心事。现在是竞争世界，在她们的心灵深处，都隐藏着一个共同的愿望——击败对手，自己中选。

因为现时武大发了，他现在到底有多少财产（包括不动产），很难估算，单说三项就具有绝对的吸引力——一是他家这幢富丽堂皇的别墅，单一支不锈钢扶梯栏杆就值二千元；二是他已经买地营建“武大饮食环球总公司”大楼；三是他准备搞地产开发，又炒股票……这样的人和物，打着灯笼到哪找呢？

正因为武大条件优越，靓女们不远万里到这里来接受他的精选，也心甘情愿。这不仅是女人美色性情的大媲美，也是古今中外服饰的总决赛。

“我先来！”一个穿着鲜艳的女子羞赧赧地走近武大的八仙桌前，向武大道了万福。她头一句话就很温柔：“武大哥，你好！”

武大在册子上标上第一个记号，问道：“你姓什名谁？看举止，有些大家闺秀的风韵。”

“小女子姓杜，乳名十娘。”因为她是第一个，她很扭捏与腼腆，有些局促不安的神态。

武大一看，暗忖道：“啊！怪不得模样儿长得这般婀娜多姿了！原来你就是杜十娘，看来李甲那厮在船上拍卖你是错了！李甲真不晓得享受这婆娘的姿色……”

“多大年纪？”

“你问这个作甚？反正小女子风韵犹存也就是了。”

“文化程度？”

“初中毕业。”

“为什么不读上去？”

“爸说读书没用!”

“啊!读书没用?那什么才有用呢?”

“我妈说,无商不富,钱最有用。”

武大一听,有些忍俊不禁,笑道:“妇人之见!既然你知道钱那么重要,干嘛当年怒沉了那价值连城的百宝箱?!”

武大问到这,自觉挖苦别人太过分,无限后悔,只好把笔放下,装作咳嗽状。

杜十娘被奚落,见重提旧事,心酸泪落,便嘤嘤哭泣着离开了武家,拂袖而去……

第二位上来的姑娘,穿粉红色乔其纱连衣裙,双耳上按本地风俗挂一双白银耳环。她大方洒脱地上来坐下,不用问,就自我介绍说:“我叫杨爱月,中秋节生,二十岁,家住本市海湾镇高岸村。也是念到初中,妈说女孩子读得书多也是白搭钱;女大要嫁人,是个赔钱货。生活靠丈夫挣钱……”

武大一句一句记在第二页,然后发问道:“你们当代人,也不嫌我‘三寸钉’矮小?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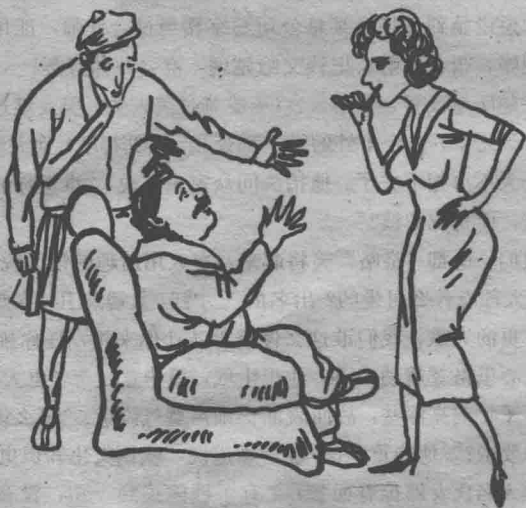
这句话问得出奇极了,但杨爱月回答的挺巧妙:“我妈说‘爱女富贵嫁老郎’,说你会挣钱,你家底厚钱多,出聘礼肯出大钱。”

啊!武大愕然!心忖道:“怎么又是钱钱钱的?”他脸上流露出愠怒的表情。见他如此态度,姓杨的便惘然若失地离开了。

第三位扭扭捏捏的上来,自我介绍叫晴雯。她脸上光彩照人,身较苗条,穿着自己缝制的连衣裙,让人一看,就知这位女子的针线活甚是了得。她除了对答如流外,还多说了几句话:“我倘若成为君之妇,过着男商女织生活,我会拿出当年补裘的工艺来拓展粤绣艺术的,能挣大钱;再说我父母双亡,不收你的聘礼钱,我是奴婢出身,也不会乱花钱……”

“怎么又是钱钱钱?”武大郎不禁自言自语道:“你是爱我的人,速还是爱我的钱?”

晴雯临离开前也自言自语了一句：“我是既爱你的人，又爱你的钱罗！”



武大郎大笔一挥，把答问言辞一一记在第三页。他刚翻开第四页，第四位女子就上来了。上来就叽哩咕噜说了几句俄国话。眉眼传情，想伸嘴来吻武大。武大忙用右掌挡过。有介绍人媒婆充当半生不熟的翻译说：“刚才她说她正是当年俄国伟大诗人普希金与情敌比剑争夺的娜塔丽，她喜欢中国的人情世故，爱情专一，故不远万里到这里来找对象。她说只要男方有数十万存款就蛮不错，至于人的面貌丑怪矮小她一概不嫌。”

“去去去！”武大一听便扬手，“我现在对外国女人还不感兴趣，语言不通，说句私房话都听不懂，如何谈情说爱？唔，等会我补飞机票钱给她回国去就是。钱没问题，我这样做，也仁至义尽了。”武大一挥手，让她离去，叫下一位上来。

第五位说她会唱歌，听说时下唱歌很值钱，一出场就拿三千块现钞。

武大说：“你发财那么容易，还来找我干什么？”

第六位说她到过特区某总公司写字楼当过会计师，能用右手按电脑左手记帐，很会理财。把钱交给她理，准会井井有条。

武大越听越反胃，古语云：“英雄难过美人关，美人难过金银山”。难道说普天之下，古今中外的女子都爱钱？不见得吧！他大笔一搁，准备宣布今天不再相下去了。他抬头问众家来客说：“难道你们喜欢的不是我的人，而是我的钱？”

姑娘们一听都“咯咯”笑将起来，有人用谐趣的语气说：“那当然罗，你武大郎有什么可爱的？出名的三寸钉，又矮又丑，你要不是个腰缠数十万贯的大款，我们谁这么傻排着队让你来相，任你挑选？”

武大心里格登震动一下，他很生气，但毕竟是个“电大”毕业生，修养比一千年前高深些，故而表面仍细声宽气说道：“那么说来，钱比什么都重要啦？”他加重了语气，“难道说，钱比文化知识更重要？”

一位无名氏女郎抢着回答：“有了钱能买到一切，没有钱寸步难行！”

很多媒婆忙附和：“是罗，买盒火柴还用钱呢！时下物价飞涨，买斤盐都需六角钱呐！。

“我那次到城里，上一回公厕还花二角钱。”

“有钱能使鬼推磨！”

“衙门八字开，有理无钱莫进来！”

“有钱道真语，无钱语不真。”

“现在只有恃财自傲的人，没有恃才自傲的人！”

这下子，她们众口纷纭，说尽了钱的妙用之处。难道说金钱万能，这是真的？武大郎平心静气思忖道：不！钱算什么？钱是人靠智慧、才能和魄力创造出来的。何况，这人世上，除了知识学问比钱重要之外，还有道义呢？真理呢？都比钱重要千百倍啊！于是他说道：“错了！你

们的话只说对了一半，这世界上，知识学问比钱更重要，正义真理比钱更高贵。”

武大的话音刚落，有一个娇滴滴的声音对他反唇相讥说：“往事不可忘。君曾记否，当年倘若你拥有数十万贯，潘金莲姐会被人混去么?!”

“我的身世你怎知道?”武大愕然。

助理时迁看那姑娘，身段秀丽丰满，圆脸俊美，轻颦浅笑，时露酒窝，仪表非俗。他告诉武大：“她是当年唐伯虎最爱的秋香。”

秋香笑道：“我怎不知道?我后来在邑城大学中文系时，整部《水浒传》我都能背得滚瓜烂熟呐!谈到你的身世，我还写过一篇论文《论屈辱的武大郎》呐!嘻嘻!”

她身边的王婆忙悄悄扯一下她的裙带，埋怨道：“看你，你说武大，不要胡扯，人前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。何况，你今日不也是来相亲么?傻丫头!”

“也说的在理，俺就听你的。”秋香才若无其事的坐下去。

这时，武大有才不敢恃，关于钱重要或者知识学问重要?他也不能自圆其说。他横看竖看，见来的众多女子，一位比一位漂亮，一时也没了主见，花多眼乱，该选哪一位好呢?这时迁偷东西倒是里手，求助他帮相女人，却是一窍不通。于是平时说话流利的武大，也变得语无伦次起来，他说道：“天下得一红……红颜知己足……足矣!请……请问，你们当中，有谁真心愿……愿和我过日子?请举手吧!”

“我——愿——意——”

殊不知几十位女子，除了秋香外，纷纷举起玉臂。

武大按照男人们议论的“越难求的女子越纯情”为标准，便朝这位泼辣的秋香投去肃然起敬的一眼，刚巧与秋香对他莞尔一笑的双目相撞，两人都含情脉脉。

“自作多情!”秋香被武大这么一瞅，羞个半死，忙挽裾起立，朝武大道万福，娇滴滴说道：“武大哥海量，刚才妹子言语欠妥，请原谅。我告辞了。”她说完，起坐欲走。

武大忙抢步上前把秋香堵住，悄声道：“难得我喜欢你……我爱你爱得死去活来呢，你等等……”

秋香观颜察色，见武大果真已被自己刚才那一笑迷住，变得魂不守舍，自知手段高超，也便留步坐下，静候佳音。

武大回转身去，殷勤对客人致礼，深怀歉意说道：“尊敬的媒婆们，密斯女士们，在下既蒙各位妆台惠爱，上门排队接受相亲，叫我武大内心万分感激，只是婚姻法规定只许一夫一妻，叫我武大左右为难，也只能从中挑选一位女子成亲。然而选谁呢？实在叫我为难！也罢，我武大郎心生一计，试着用‘农民宪法’吧，屈驾列位姑娘每人抓个纸阄，究竟谁为武大妻，与我有缘？听天由命，以赌为媒。怎么样？”

“嗨！新鲜！”

“亏你想得出来！”

“神经病！”

“我才不干呢！”

姑娘们嘻嘻哈哈笑得很开心，但谁也没有抽身离开。是呀，这位腰缠数十万贯的大款，极有诱惑力。

外国有一句格言说：“往往一次机会，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。”尽管有礼义廉耻约束，但女子们还是赖着不走，决定试试，一赌命运。

当下武大叫时迁帮着写了好几十张纸阄，并当众说明纸上写明“中”字为入选，“○”字为落选标记以后，他将纸团儿当中一撒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满厅女子，乱成一团，横七竖八的手臂相勾，乱抓乱扑，好不激烈！

有一位女子不拾不抢，只是从容地笑着旁观。她就是回头一笑会迷人的秋香。

姑娘都得到了一个“○”，于是一个接着一个唉声叹气，心灰意冷地离开了。

现在唯有秋香不走，秋香暗笑。她知道武大的用心，所以她笑得很自信，也很迷人。

“你为何发笑？”武大郎问她。

秋香笑道：“你在使诡计。你能骗别人，岂能骗得了俺秋香？我知道你全部的纸团写的都是‘○’。对不？”她灵机一动，又用我字代替俺字。

“你知道我为什么这样写？”

“知道。”秋香羞红了脸，“因为你爱的是我。”

“啊！”武大十分惊喜，“你真聪明！”

秋香转身朝武大莞尔一笑，问道：“你先告诉我，你为什么会爱上我秋香？”

武大道：“因为我需要发家致富，需要一个贤内助。现代人都说，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总有一个贤淑的女人！”

秋香笑道：“刚才那么多美人，也许她们比我聪明能干，比我更能体贴丈夫，你为什么不上选她们，偏偏选上我？我会泼辣地批评你的，日后你不怕我会成为你的剜心刀吗？”

“我正需要一位敢于批评丈夫缺点的贤妻！”

秋香开怀大笑，用手指点点武大的鼻子笑道：“你什么时候学会讨好女人，卖口乖？你呀！鬼那么多情。选我也许是选对了，不过，这个年代，你不怕我是个卖笑的坏女子吗？你不怕我日后连你的保险箱钥匙也盗走了么？”

“不怕不怕！对于你，我不求天长地久，但求曾经拥有，如此便心满意足了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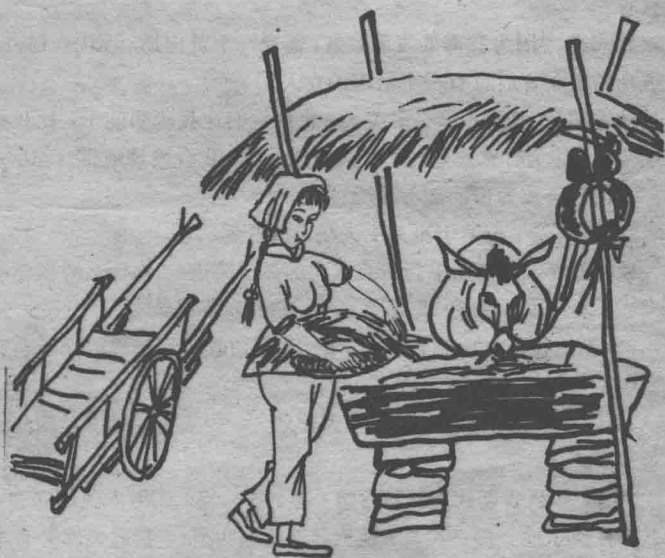
“冤家！”秋香朝武大脉脉含情一笑。这一笑，让男人魂不守舍，武大忍不住快乐地一蹦三尺高，他惊喜若狂地叫道：“我武大郎又有老婆了！”

“看把你喜欢得手舞足蹈的，选中我秋香，算你有眼力，也有福气。”

这时，王婆在侧，趁机便索取起媒人钱来……

万物有情

牛正春



金鸡报晓，晨雾渐渐散去，小寡妇王淑田就早早起来了。此刻她已经吃过了早饭，给板车打足了气，又往石槽里加一些草料，让毛驴吃饱喝足后，急着牵出院子套上了车。

王淑田跳进板车内，手持红缨鞭，在空中“叭”地炸了一响。小毛驴撒开了四蹄，拉起板车一溜烟向村西头采石场跑去。

今天她下了决心，要撇开光棍汉柳明青，自己单独送石料。自从丈夫死后，王淑田就接过这鞭子。但是一个妇道人家赶车，谈何容易，有时毛驴还欺生。她夹在“长脸队”中常掉队，挡了别人的道，误了人家赶车挣钱，遭人白眼和咒骂。为了生活，王淑田总是将泪水咽回肚子里。同村的光棍汉柳明青有心想去帮一把，又怕人家说闲话。有一次王淑田把车子装得前沉后轻，眼见要把车把压坏，柳明青低头上前帮她调平衡了车子，又教她今后如何装车，王淑田心里很感激。后来采石场石料滞销，别的驴车都停了，唯独柳明青和王淑田因为和一个小建筑队签有一百车的送石料合同，所以那些不出车的人，便犯了红眼病，在背后捣他们的脊梁骨。这不，昨天下午，王淑田赶车回家时，见到一群孩子在唱儿歌：

光棍汉，寡妇娘，偷偷摸摸搞名堂；

白天一路拉石料，晚上睡觉在一床。

王淑田差点气疯了，她挥起鞭子就要去揍那些孩子。孩子一窝蜂似地跑开了。那夜王淑田没合眼。对柳明青她是恨不起来，也气不上来。不怪他，怪只怪那些嚼舌头的人，害得她蒙受不白冤屈。今后还要天天拉石料，还要天天见柳明青，怎么办呢？王淑田想了半夜点子，唯一的办法只有和柳明青少接触，所以她今天动身特别早。

来到采石场，王淑田把毛驴拴在树上，推车去装石料，还没装满车子，就听见毛驴在叫，回头一瞅，原来把柳明青赶车来了。他今天咋也提前来了？王淑田赶的是头母毛驴，柳明青赶的是头公毛驴，两头毛驴长期接触成了好朋友，此刻公毛驴从柳明青手中挣脱了绳子，跑到母毛驴跟前，一时互相啃痒，打着响鼻。

王淑田想起昨天孩子唱的儿歌，不由得生起气来，跑过来对着公驴

身上猛抽两鞭子。公毛驴疼得调头跑回主人身边。柳明青心疼地抚摸着毛驴身上的鞭花，惊讶地望着王淑田，不知道是咋回事，想去问问，又没这个勇气。王淑田觉得打了人家毛驴有些过分，便走到柳明青面前低下头轻声说：“明青，为了我们的清白……”话没说完转头走了。

王淑田装满车子赶着毛驴急着先走，可这头母毛驴看见柳明青的公毛驴没有上套，就是不动窝。王淑田气得拿过鞭子对着驴屁股一阵猛打，毛驴只得拉车走了。谁知刚走几步，柳明青的毛驴一声长叫，把王淑田的毛驴引动心了，它转头过来摆摆头，算是打了招呼。王淑田急得对驴屁股上又是几鞭子，这头母毛驴才不情愿地拉车走了。

柳明青的公毛驴一见同伴走远了，急得又是踢又是扒，挣着绳子要去追赶，柳明青装车快，套上车子后，毛驴拉起车子就跑，一会工夫便追上了王淑田的车子。

两头毛驴挨着肩并排而行，要跑快都跑快，要走慢都走慢。车上的一男一女两主人，近在咫尺，在路边干活的群众看见这光棍和寡妇这么亲近，又引起一阵阵议论，像看稀奇一样，指指戳戳。

柳明青羞得脸红脖子粗，王淑田气得脸色发青，两腿发抖，几次想跳下车却下不来。

石料送到工地后，回来的途中两头毛驴还是分不开，两辆车并驾而行，两人谁也不说话。车子到了王淑田的家门口，王淑田的毛驴还拉着车子随同柳明青的毛驴继续往前走。

“畜生，都把家忘啦！”王淑田气得骂了一句，跳下车抓住驴笼头，连拉带拽回到自家院里。

这一天，虽然能挣几十元钱，可王淑田心里沉重得像压了一块铅。丈夫死后这两年，她带着一个孩子生活，要出车，只好把孩子交到母亲那里。她只想多挣几个钱，为孩子积攒着，供他将来读书。母亲也曾经问过她再嫁不嫁。她不想嫁人，唯恐给孩子找了个耍心眼的后爹，自己碰上个耍心眼的丈夫。她很本分地守着寡，近两年没有人在她背后说一个“不”字。没想到拉石料这头不争气的毛驴坏了她的名声，哪个该杀